

頻伽大藏經

九洲圖書出版社

頻伽

解脫

大

藏

經

戲論觀入解脫若遠離若不遠離是為戲論觀入勝處九次

所遍知若非所遍知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常若無常

戲論觀三摩地門若常若無常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常若無常

戲論觀三摩地門若常若無常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常若無常

戲論觀三摩地門若常若無常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常若無常

戲論觀三摩地門若常若無常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常若無常

戲論觀三摩地門若常若無常是為戲論觀陀羅尼門若常若無常

頻伽大藏經第八十一冊目錄

○景德傳燈錄續前

卷第十六(八一・一) 卷第十七(八一・一九) 卷第十八(八一・三八) 卷第十九
(八一・五四) 卷第二十(八一・六八) 卷第二十一(八一・八八) 卷第二十二(八
一・一〇五) 卷第二十三(八一・一二〇) 卷第二十四(八一・一四二) 卷第二十
五(八一・一六三) 卷第二十六(八一・一八二) 卷第二十七(八一・二〇六) 卷第
二十八(八一・二二二) 卷第二十九(八一・二四一) 卷第三十(八一・二五九)

○續傳燈錄

三十六卷 明居頂編

八一・二七九

卷第一(八一・二七九) 卷第二(八一・二八七) 卷第三(八一・三〇六) 卷第四
(八一・三一七) 卷第五(八一・三二七) 卷第六(八一・三四〇) 卷第七(八一・
三五三) 卷第八(八一・三六五) 卷第九(八一・三七七) 卷第十(八一・三八八)
卷第十一(八一・四〇〇) 卷第十二(八一・四一六) 卷第十三(八一・四三八)
卷第十四(八一・四五六) 卷第十五(八一・四七六) 卷第十六(八一・四八八) 卷
第十七(八一・五〇三) 卷第十八(八一・五一六) 卷第十九(八一・五三一) 卷第
二十(八一・五四四) 卷第二十一(八一・五六〇) 卷第二十二(八一・五七五) 卷
第二十三(八一・五九二) 卷第二十四(八一・六〇六) 卷第二十五(八一・六一八)
卷第二十六(八一・六三五) 卷第二十七(八一・六四九) 卷第二十八(八一・六
六一) 卷第二十九(八一・六七七) 卷第三十(八一・六九一) 卷第三十一(八一・

八一・一

七〇六）卷第三十二（八一・七一九）卷第三十三（八一・七三七）卷第三十四（八一・七四九）卷第三十五（八一・七六一）卷第三十六（八一・七七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五世中七十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

襄州高亭簡禪師

德山鵝湖紹爽大師

益州雙流尉遲和尚

已上三人
緣語不錄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一人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廬山懷祐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

朗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

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潭州肥田伏和尚

潭州寶蓋約禪師

湖南文殊和尚

潭州中雲蓋和尚

南嶽玄泰上坐

已上二十
一人見錄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

已上六
人見錄

鳳翔府無垢和尚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

郢州芭蕉和尚

潭州鹿苑暉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

鳳翔府石柱和尚

河中棲巖存壽禪師

杭州龍泉敬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洪州鹿源和尚

滑州觀音和尚

商州高明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洪濟禪師

大梁洪方禪師

新羅朗禪師

汾州爽禪師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入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鄆州四禪和尚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洛京韶山寔普禪師

嘉州白水寺和尚

洪州同安和尚已上一人見十餘

韶州曇普禪師

太原資福端禪師

越州越峯和尚

潞府盤亭宗敏禪師

新羅行寂禪師

郢州大陽山和尚

鄆州正覺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第二世鎮州靈壽和尚

吉州簡之禪師

邛州守閑禪師

新羅清虛禪師

餘杭通禪師已上二十人無緣語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吉州倦居山和尚

洪州盧僊山延慶和尚

朗州祇園山和尚

益州棲穆和尚

益州夾山院和尚

嵩山全禪師
西京雲巖和尚

安福延休和尚

已上一十一人無緣語一句不錄

行思禪師第五世中

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泉州人也。姓柯氏。少禮清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爲友。自餘杭大慈山迤邐遷于臨濟。屬臨濟歸寂。乃謁仰山。才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手後。參德山和尚。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咄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德山曰。遮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德山曰。閤梨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德山曰。什麼處學得。遮箇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他日參師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坐。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搯。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掌鉢至法堂上。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便云。這老漢。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師至方丈。問。爾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師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也祇得三年。現師。德山果三年後示滅。師一日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三人聚話。存嘉然指一椀水。遂曰。水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自此遂師於洞山。存豁二士同嗣德山。師與存同辭德山。德山問。什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德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智與師齊。滅師半德。曰。如是。如是。常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存返閬川。居象骨山。之雪峯。師庵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義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一日上堂。謂諸徒曰。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

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劈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亦云俱死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坐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巖無語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石霜曰不必閑梨僧曰恁麼即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道不審師曰噓僧曰恁麼即珍重方迴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夾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師與羅山下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顧曰作麼羅山舉手曰遮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徘徊問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何所闕師良久曰洞山好箇佛只是無光僧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擬再問師咄曰遮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勸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引頸作受刃勢僧曰師頭落也師大笑曰其僧後到雪峯舉前語被拄杖打趁下山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攔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什麼瑞巖再問之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鈔鑼裏滿盛油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僧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倒底師曰咩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草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而常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壽六十傳宗諡清嚴大師塔曰出塵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襪襟中間鍾梵之聲或見幡華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山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

後往幽州寶刹寺受具足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迴閩中。登象骨山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宗賜號真覺大師。仍賜紫袈裟。僧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閤梨行脚。爲什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達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什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坐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坐主無對。五雲和尚代云。更分三段著。問。有人問三身中。那箇身不墮諸數。古人云。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師曰。老漢九轉上洞山。僧擬再問。師曰。拽出此僧著。問。如何是觀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義墮也。僧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作臥勢良久。起曰。問什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露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僧曰。盡眼勿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好分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栖典坐。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蹋倒。栖起來。汗流。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離潮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遮裏。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觀面相呈。師曰。是曰。如何是觀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問。僧此水牯牛。年多少。僧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七也。僧曰。和尚爲什麼作水牯牛。師曰。有什麼罪過。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作麼生道。曰。待問。卽道。師以拄杖打尋舉。問道。恁。恁。卽鏡清順德大師。遮僧過在什麼處。便喫棒。恁曰。問得徑山微困也。師曰。徑山在潮中。因什麼問得微困。恁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乃休。東禪齊云。那僧若會雪峯意。爲什麼被打。若不曾又打。伊作什麼。且道過在什麼處。鏡清雖卽子父與他分析也。大似成就其醜拙。還會麼。且如雪峯便休。是肯伊不肯伊。師曰。一日謂慧稜曰。稜卽長慶。吾見瀉山問仰山。諸聖什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稜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卽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稜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稜曰。何異於錯。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遮箇麼。曰。若隔遮箇。卽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

九年後事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蘸口打。有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雲亦舉拂子。其僧却迴。師問。閨梨近去。返太速。生僧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相當。乃迴。師曰。汝問什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舉似玄沙。玄沙云。汝欲得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結契。總了也。中心有箇樹子。猶屬我在。崇壽欄云。爲常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因舉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頭蛇足。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又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喫棒。只如雪峯自道我也好喫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久在衆上坐。無有不知。初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禪齊云。雪峯恁麼道。爲當點檢。別有落處。衆中喚作自抽過。抽過且置。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作麼生。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尙商量了。師曰。什麼處商量。曰。什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坦問。平洋淺草。麋鹿成群。如何射得麋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瀉山。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僧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瀉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瀉山也。東禪齊云。什麼處是蹉過的。當蹉過。莫便恁麼會也。無若恁麼會。即未會。瀉山意在。只如雪峯云。瀉山古佛子。速去。懺悔。是證明瀉山。是讚歎瀉山。此事也。難子細。好見去。也不難。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長慶稜舉似泉州王延彬。乃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彬曰。和尚是什麼心行。稜曰。幾放過。師問慧稜。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稜便出去。鵝湖別云。諸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稜云。險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坐。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僧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僧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坐。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拈槌豎拂。不常宗乘。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其僧自把頭出。師乃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員戰將。僧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云。金屑雖貴。又作麼生。

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拋擲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而賤目師上堂舉拂子曰遮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遮箇爲中下師打之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曰是師乃打普請往寺莊路逢獼猴師曰遮箇生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爲什麼彰爲古鏡師曰取生也僧曰有什麼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閩師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少打我僧問疎山曰雪峯道少打我意作麼生疎山云頭上插瓜蒂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得平善否師謂衆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掛角汝向什麼處捫摸僧問保福只如雪峯有什麼言教便以羚羊掛角時保福云莫是與雪峯作小師不得麼師住閩川四十餘年學者冬夏不減千五百人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三月示疾閩帥命醫診視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五月二日朝遊籃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福州人也姓羅氏家世爲儒年十七舉進士隨計京師因遊終南山奉日寺睹祖師遺像遂求出家二十二受戒遊方謁德山鑒禪師鑒問曰會麼恭曰作麼鑒曰請相見恭曰識麼鑒大笑遂入室焉既鑒順世與門人之天台瑞龍院大開法席唐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二日午時命衆聲鍾顧左右曰去言訖跏趺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二門人建塔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汝成褫取箇不會好師曰不會成褫箇什麼德山曰汝似一團鐵師遂撫衣德山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遙合掌呼云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再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迴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兆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而趁之師凡遇僧來亦多以拄杖打趁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卽居著汝。僧曰。教學人作麼生。卽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類。卽不問。如何是異師。曰。要頭卽一任。祈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初居木山。後闔師請開法於長慶禪苑。卒諡本淨大師。塔曰。無塵。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初造于石霜之室。函丈請益。經二載。又令主北塔。麻衣草屨。殆忘身意。一日。石霜將試其所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憑何師。曰。且不爲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甚然之。如是徵詰。數四。醺對無爽。盤桓二十餘祀。瀏陽信上胡公。請居大光山。提唱宗致。有僧問。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爲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阿誰叙。師又曰。一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直饒剝徹底也。只是成得箇了事人。汝不可便將當却。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四十九年。標不起。凡示學徒。大要如此。唐天復三年。癸亥九月三日。歸寂。壽六十有七。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受業於九坐山陳禪師。尋參學預石霜之室。既承奧旨。居于謝山。其道未震。復遷止棲賢。徒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僧曰。恁麼莫成嗣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僧問。自遠而來。請師激發。師曰。也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師後終于廬山。諡玄悟大師。塔曰。傳燈。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侯官人也。姓劉氏。徧歷法會。後受石霜印記。化徒於九峯焉。師上堂有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又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下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頁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言旗。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什麼體格。商量到遮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根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箇體。向什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

以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時有僧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闔內不周曰流光與闔內相去多少師曰淥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卽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麼問佛祖相傳復傳何法師曰釋迦憊迦葉富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同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旣非諸佛爲什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爲什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什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承古有言真心妄心如何師曰是立眞顯妄曰如何是眞心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什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承古有言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囑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旣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觸體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什麼貌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什麼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沈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曾師曰不曾卽燒香供養本爺孃師後住泐潭而終諡大覺禪師塔曰圓寂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僊遊人也本白雲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涌泉之蘭若一日師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卽今豈是僧邪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遮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雲居曰只爲閑梨功力不到處師不禮拜而退遂參石霜亦如前問石霜曰非但閑梨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什麼不奈何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別有問答石霜章出之有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

不得問蛇子爲什麼吞蛇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青天白日夜半濃霜

福山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什麼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恁麼師將示滅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坐來師臥出氣一聲

第一坐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壁而臥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坐曰諸人和尚舌根硬

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坐所言舌根硬去也再言之而告寂諡紹隆大師塔曰廣濟

朗州德山存德號慧空大師第六世住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偃陀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

石霜輝禪師第三世住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什麼不度師曰爲伊不

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筍瓦椀

鄂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冷眼人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

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只恐閹梨不問

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僧問此地名什麼師曰肥田曰宜什麼師以拄杖打而趁之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僧道師敲火爐僧曰親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睡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僧曰恁麼卽縑素不分也

師曰什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掛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掛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

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人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爐香師曰廣大勿人覷

曰。歟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什麼不見拯迷。師曰。閹梨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爲什麼貌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貌不成。曰。誌公爲什麼貌不成。師曰。彩纈不將來。曰。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曰。和尚爲什麼貌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貌。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牛。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第三世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即是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若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鎖。洞山曰。閹梨自己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彰。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潭州中雲蓋和尚。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問佛祖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閹梨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華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不如何許人也。姓梅氏。初講經論。後入石霜之室。隨緣誘化。抵于蒲坂。縑素歸心。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度弟子四百人。尼衆百數。終壽九十有三。諡真寂大師。

南嶽玄泰上坐。不知何許人也。沈靜寡言。未嘗衣帛。衆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鑒禪師。升于堂矣。後謁石霜普會禪師。遂入室焉。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木燒畚爲害。滋甚。乃作畚山謠。遠邇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畚山謠。畚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帽。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迴避青煙飛。猿猱路絕巖岬出。芝朮失根茅草肥。年年斫罷仍栽鋤。千秋終是難。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嶽尚如此。不知此理如。

之何。將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一僧入。付囑。令備薪蒸。又留偈曰。

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

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

偈終。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於堅固禪師塔左。營小浮圖置之。壽六十有五。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姓淡氏。幼年出家。依本郡懷恩寺祐律師。披削具戒。通經論。首問道于翠微臨濟。臨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許可。自謂已足。尋之夾山卓庵。後得夾山書。發而覽之。不覺竦然。乃棄庵。至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問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閑梨。夾山無老僧。師曰。錯也。一作師便喝。夾山曰。住。住。閑梨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雞山各異。閑梨坐却。天下人舌頭。卽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師茫然無對。夾山遂打師。因茲服膺。數載。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師一日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夾山曰。燭明千里。像閣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山曰。龍銜海珠。游魚不顧。夾山將示滅。垂語於衆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曰。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即吾道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潯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故人問曰。條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只在闍園中。曰。何不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闍園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闍園中人。且不識。故人同測。又問曰。承西天有二十八祖。至於此土。人傳一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語朝堂之事。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曰。有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僧無對。師尋之澧陽。樂普山下。安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師示衆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見解。貼在額頭。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又曰。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問。既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問曰。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

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一向不耘，莫草裏埋沒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芻蕘，稊稗終難咲。問：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華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何。師曰：靈龜無掛兆，空殼不勞鑽。問：不掛明暗時如何。師曰：玄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時如何。師曰：汝道火鑪重多少。問：祖意與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行到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驚倚雪巢猶可辨，鳥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怎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慢作鶯啼。問：伊三點人，皆重樂普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停午時如何。師曰：停午猶虧半，烏沈始得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再問。師曰：只聞風擊響，不知幾千竿。師上堂謂衆曰：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掛。師曰：汝家爺死，僧無語。法眼代拊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敲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人如何而有。師曰：漚水無波，漚因風擊。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知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兀却通途。問：如何是一藏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獐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獐之圖，亦無如是之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鷲巖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怎麼來。將何供養。師曰：上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空，誰家別有路。曰：怎麼即顯晦殊途。事非一槩也。師曰：田田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怎麼即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中遊塵，遣誰掃。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師二山開法語，播諸方。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誠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深玄。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儆。至冬，師示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